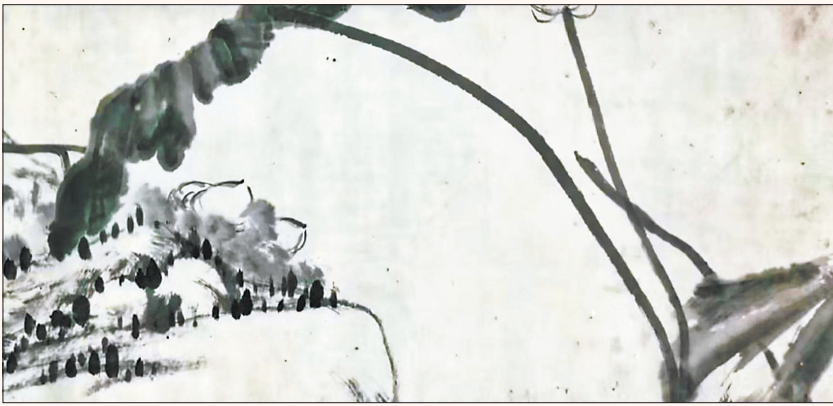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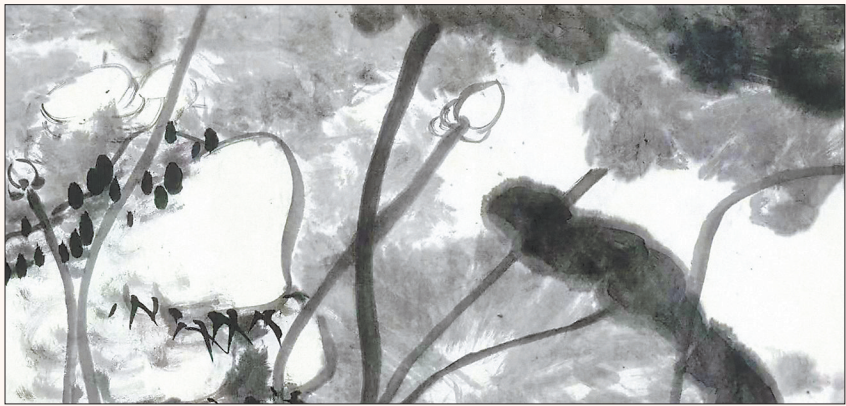


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别策划

豫章留墨韵 丹青仰个山

四百年墨韵流转，四百载风骨长存。“高山仰止 墨染千秋——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纪念特展”于南昌隆重启幕，八方观众齐聚英雄城，共赏传世丹青，致敬画坛宗师。围绕本次纪念特展，南昌市部分展馆举办多场配套书画展览，回望八大遗韵，串联起清代江西先贤至当代赣籍水墨名家的艺术脉络。

八大山人以极简笔墨写胸中山河，以孤傲风骨开大写意新境，不仅是中国美术史上一座巍峨高峰，更是江西一张厚重璀璨的文化名片。本版推出两篇八大山人作品深度赏析，细品笔墨意趣、解读艺术哲思，同时刊发“清代江西先贤书画展”相关报道，探寻赣鄱艺术文脉传承，领略八大山人恒久的艺术魅力。——编者



八大山人《河上花图卷》(前段、中段局部)

一幅画，看懂八大山人

□ 陆绍阳

“高山仰止 墨染千秋——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”上有一件向天津博物馆借展的《河上花图卷》(见上图)，八大山人描绘的虽然是常见的荷花、山石、兰草等，但在这些自然风物的呈现、安排和描绘中，恰似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，正如徐世昌在卷首的题句“寒烟淡墨，如见其人”。或许可以这样说，这件不寻常的画作，画的不是一个瞬间，而是画出了时间的流逝，画出了作者人生长河的波澜。

《河上花图卷》高0.47米，长近13米，作于1697年，那年八大山人72岁，友人嘱绘，历时四月完成。八大山人毕生喜欢画荷，借荷花“托物言志”，画荷花更是画品格、画心境、画心中的“君子之象”，荷花可谓自己人格的投射。八大山人从开篇的一朵荷花开始，进入茂盛的荷塘，再到残荷的消隐，最后只剩下山水间的宁静。卷尾以行书题写歌行体诗《河上花歌》，诗中化用河上公典故，并借用禅宗“实相无相”“一颗莲华子”的意象，借荷花谈古论今，既酬知己，又将本心的坚守、家世之叹隐喻其中。诗是八大山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注脚，有了这二百余字，《河上花图卷》便不只是一塘荷花，而是可以视为他“哭之笑之”一生的自白。

长卷起首画面极简，数茎荷花先以一枝菡萏立于荷塘。荷梗中锋用笔，篆籀笔意，一线到底，正如行家常以“笔如金刚杵”评其线条挺拔有力。画面清逸空灵，无他物干扰。花头用细笔勾勒，与随性挥洒的墨叶相映成趣。画中的荷花亭亭净植，恰似初涉人世的朱耷(八大山人原名)。身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第九代后裔的朱耷，自幼聪慧，8岁能诗，善书法，工篆刻，尤精绘事，19岁以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因有家族的荫庇，他不用弯腰，不必看人脸色，身姿挺立

自带贵气。那时的日子无忧无虑，就像迎风而舞的荷花，轻盈舒展。

随着画面向中段过渡，荷叶由疏转密，铺满荷塘与水际坡石之间。画家借助浓、淡、焦、润的互破突出荷叶的繁茂。本应尽情盛开的荷花，却多隐于叶底，或者被荷叶遮挡，即便探出水面，也是以含苞示人。枝条的笔画线条依然劲挺内敛，却多见屈曲与横斜，少取直上之势，虽然这也是画荷的常见技法，却也是全卷耐人寻味之处，让人联想到它受到了外力压制，这正像朱耷的遭遇，还没有施展抱负便遭遇挫折。1645年，南昌城破，他的生活瞬间从高处坠落，父亲在颠沛流离中离世，妻儿失散。朱耷躲在奉新的深山里，食不果腹。他曾画了一幅《芋》来记录这段惶恐苦难的生活：“洪崖老夫惯嚼芋，披尽寒灰手加额。是谁敲破雪中门，愿举蹲鸱(芋头)以奉客。”1648年，23岁的朱耷削发出家。吴昌硕在读到朱耷的这段经历时心绪难平，在《题八大山人画》中写道：“遥想石头城上草，青青犹忆忆王孙。”朱耷从世袭的王孙贵族，一夜之间沦为朝廷通缉的“余孽”。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，不敢回自己的家，甚至连做个普通百姓都不能。这种苦，不在于吃糠咽菜，而在于每时每刻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。此后，朱耷虽然大多身在佛门，但也是提心吊胆。恹恹的日子至康熙朝才稍缓和。清廷对明宗室政策由禁錮转为安抚，康熙七年(1668)的诏令允许他们归里复姓。朱耷虽未“复旧”，但也总算可以栖身南昌青云谱，于僧道身份间暂得喘息。

画的卷尾是河床、枯木和山岩，荷花已无踪影。八大山人用粗头乱服的大笔扫出山岩块面，在关键受力处用焦墨强调，山石结体“险而不仆”，虽历经风雨的打磨，仍然巍然不动。坡上的几处兰草则画得极细

致，兰叶灵动飘逸，花蕾用墨点点出，似散落在草间的碎珠；兰贴地而生，不张扬、不争宠，自在地开放，散发着幽香。山河依旧，故人的生活却几经变迁。1680年，朱耷忽发狂疾，流落南昌街头，幸亏被族侄认出，被带回家中调养。转年，他渐渐康复，并蓄发还俗。朱耷于1684年起以“八大山人”署款，把昔日的身世之苦看作“大梦一场”。日子还是过得窘迫，常常无米下锅，在给画商的信中还自嘲，书画廉价得与三文钱一担的河水差不多。他唯一的宽慰，是可以借助笔墨倾诉，横涂竖抹，把自己的委屈和傲气融进墨里，在泥泞中开花，还能长出自己的样子，它不是为了给谁看，而是在生命绝境里给自己留下一个交代。

黑白之间墨溢香，方寸世界显人生。八大山人一生，命运坎坷。他贵过、乐过、苦过、痴过、癫过，多半岁月都陷在“白眼向天”的悲愤中，但他最终还是和命运和解了。好在生命的河流没有干涸，它一路奔涌，历经激流险滩，终于来到静水流深、辽阔深远的下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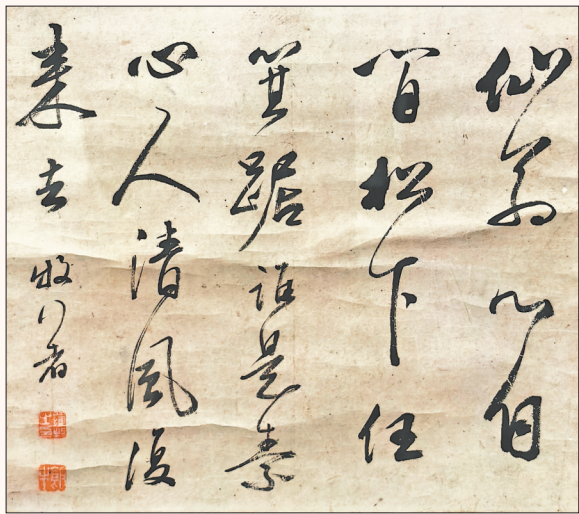
八大山人晚年在南昌城郊自筑陋室“寤歌草堂”。“寤歌”典出《诗经·卫风·考槃》“独寐寤歌，永矢弗过”，意思是贤者隐居在山涧，睡醒后独自歌吟，誓言永不忘记自己立下的志向。《河上花歌》中流露出他的心迹：“乐歌行，泉飞叠叠花循循。”说的是这世间万象与荷花的开落差不多，枯荣本是常道，不如且行且歌。如果心头怀着愉悦，所行之处看见的便都是叠叠花簇般的美景。

画至卷尾是另一种风景，石生坚，兰生香，山水间透着几分温意。“天地与我并生”，这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八大山人多少已走出悲怆心结，心灵已经安顿在自然中。

东湖文墨 八大遗韵

——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暨清代江西先贤书画展举行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米欧 文/图



《行书小品》释文：仙翁心自闲，松下任箕踞。谁是素心人，清风复来去。罗牧书

7月17日，“东湖文墨·八大遗韵——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暨清代江西先贤书画展”在南昌黄本贵美术馆拉开帷幕。展览重磅呈现罗牧、蒋士铨、彭元瑞、陈三立、李瑞清、陈衡恪等30多位清代及近代江西书画名家真迹，系统梳理了以八大山人为核心的江西书画文脉。

八大山人晚年在南昌市东湖区生活了约20年，他晚年的许多艺术活动即发生在东湖。他在画中经常落款及用印提到的“在美山房”，便坐落于东湖。罗牧比八大山人大4岁，他与八大山人等在这里成立了著名的东湖书画会。在罗牧的存世山水画中，也经常能见到“画于东湖客舍”“画于东湖钓家”等提及东湖的落款字样。在留下翰墨

的其他江西先贤中，不少人也常在东湖一带游玩、唱和，写下了不少关于东湖的诗词，如蒋士铨《百花洲小饮》诗中“玲珑秋树逗湖光，水阁云阴作嫩凉”句，勒方锜《鹤鸣天·东湖春眺》词中“梨雨散，杏烟收。小桥斜径一芳洲。落红万点围歌舫，春水多情不肯流”句。这些诗词书迹，恰与本次展品形成时空呼应。

本次展览中，不少江西先贤的墨迹可谓难得一见。被时人视为“西江派”“江西派之英才”的罗牧，其绘画传世较多，而书法则少见。此次展览展出罗牧一件行书中堂，书法风格明显受董其昌、米芾等人的影响。从此作体现出的书法水准来看，罗牧足以称书法家。朵云文库学术经典《书学史(两种)》记载了591名清代书法家，其中就有罗牧。

蒋士铨虽然不以书法名世，而是以“江右两名士”及戏剧家身份为后世景仰。展览中展出的的一件他的行书横幅作品，书法源自颜真卿行书一脉，在行云流水中可窥其严谨法度。此外，彭元瑞、曾燠、吴嵩梁、陈希祖、陈孚恩等人的墨迹，均属难得一见，他们或有扎实的“馆阁体”功夫，或有文人的个性化书写趣味，或有清朝知名书法家之誉，均值得细细品赏。

业内行家认为，这个展览是对正在举办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的一个有力呼应和补充。南昌大学教授、博导文师华认为：“这个展览以点带面，能开阔观众



《花卉扇面》夏敬观绘



《花卉扇面》陈师曾绘

视野。”远在日本的他还连线告诉记者，今年1月至3月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、东京都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同时举办了以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为主题的“明末清初的书画”展，“他们把八大山人放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迁和书画流变中加以观照”，以此凸显八大山人书画的独创性。看来，本次“东湖文墨·八大遗韵”展，也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篆书入草 圆浑酣畅

——八大山人《“种桃何处”草书立轴》赏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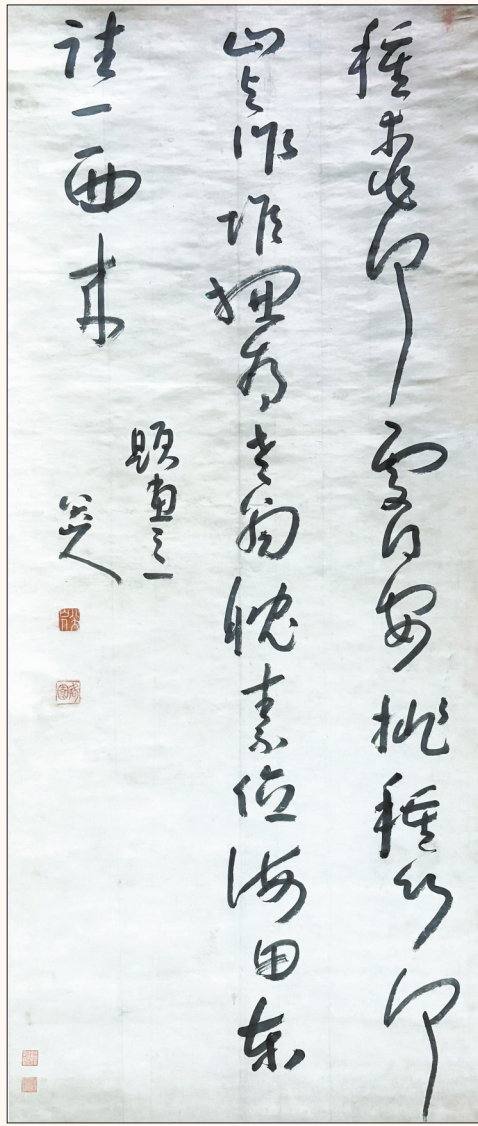
□ 文师华 文/图

今年是清初著名书画家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。新年伊始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与东台区立书道博物馆联合举办“明末清初的书画”展。笔者来到现场参观，有幸看到了八大山人《“种桃何处”草书立轴》题画诗真迹(见下图)。此作纸质本，高167.4厘米，宽70.8厘米，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。全诗释文如下：“种桃何处得安排，种竹何山与作堆。总为老翁耽素位，海田东往一西来。题画诗之一。八大山人。”

据八大山人纪念馆研究部人员查询，《八大山人书画全集》并未收录这件作品。而这件作品的内容，则可从汪子甸辑《八大山人诗钞》(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)中可查到。这首题画诗译成白话，大致意思是：想种桃树，不知哪个地方可以安排；想栽竹子，不知哪座山有土堆可用。总是因为我这老翁沉溺于目前无所作为的处境地位，在这沧海桑田、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中，我东往西来，飘忽不定，没有安身之地。

从内容看，这首题咏桃树、竹子的诗，显然是借题发挥，一、二句以“种桃”无处安排、“种竹”没有土壤，隐喻国破家亡，自己仍然要追寻精神家园、保持独立人格。三、四句，以自嘲的语气，感叹面对改朝换代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，身世飘零，无可奈何。全诗字里行间蕴含着亡国的悲痛，表现了作者不随流俗、孤傲自守的遗民心态。

八大山人在60岁左右开始在书画作品落款中使用“八大山人”这个号。这幅作品落款是“八大山人”，可见是他60岁或之后所写。从书法艺术上看，此幅作品笔法、结字、布局、墨色、气韵，均与其《“客问短长亭”草书轴》相近。将篆书笔画融入大草，圆浑酣畅；结字时放时收，或长或短，或正或斜，变化多姿；字距或疏或密，行距疏朗，气脉连贯。第一行两个“何”字的写法，写完向右半环转的笔画之后，迅速转换方向，写成舒畅的纵向曲线，两笔之间没有形成环转360度的圆圈，是典型的八大山人笔法。第一行“桃何”“处得安”、第二行“总为”“老翁”，均由二字或三字构成字组，大多数字虽无牵丝相连，却有呼应，这样从头至尾就自然形成了行中有留、留中有行、动静结合、快慢相间的节奏感。全篇用淡墨写成，墨色淡雅透明，与他超尘脱俗的精神境界相一致。



八大山人《“种桃何处”草书立轴》(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)

